

北京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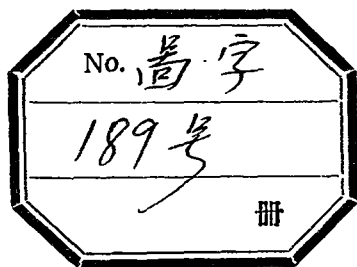
抗戰文藝選集詩選之二

良 平等著

在山這邊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 目 錄

|         |           |
|---------|-----------|
| 明年      | 冠西(一)     |
| 水夜疏     | 謝青(三)     |
| 孩子和炮彈   | 沙萍(六)     |
| 爸爸我望着新纜 | 方曙(一〇)    |
| 黎明之歌    | 溫泉(一三)    |
| 民兵之歌    | 鐵(一八)     |
| 旅伴夜話    | 冠西(二二)    |
| 咱們都一樣   | 非平(二九)    |
| 在山的這邊   | 良平(三一)    |
| 家庭會議    | 高七(三六)    |
| 鄭秀蘭     | 白刃(四一)    |
| 是誰救咱翻了身 | 倩蓀(四三)    |
| 無人區復活   | 玉華(四六)    |
| 毛澤東的旗幟  | 沙虹(五二—五八) |

## 明年

卷四

白雲流過白楊，  
河水灣過村莊，  
哥哥的戰馬拴在柳樹上。

哥哥當兵五年整，  
今日打仗過家鄉；  
日夜苦鬥，  
磨煉着他；

身圓體壯，  
紫紅的面孔，  
粗粗的臂膀，  
肩頭上還背了一枝槍。

哥哥不能久留，  
爲的是永遠守住這個地方，

哥哥上馬走了，  
他說：明年，  
只要明年，  
一定趕走强盜！  
那時再回家鄉。

哥哥的戰馬，  
跑過山河，  
穿過白楊，  
馬蹄踢起塵土，  
刺刀閃着早晨的陽光。

白雲流過白楊，  
河水流過村莊。

# 水夜流

謝•  
青•

——敵人一手製造了馬石山慘案

在馬石山前

雖稚童白叟亦遭殺戮，風悲水咽，低訴幽泣；  
仇火燃燒，憤憤難抑，恨難消。

星星寒星

月兒不敢出頭  
陰黑的山溝裏  
水夜流

是寶寶的招呼

呀，通紅的小嘴，凍得發烏  
快到媽的懷裏來  
寶寶，餓不？



是寶寶的叫喊

寶寶你在那兒哭

媽在這兒

媽在這兒

一聲淒厲的慘叫

啊！痛碎媽的心

沒人性的鬼子呀

奪去媽的心頭肉

寶寶你在那兒喚

聲音這麼近

又那麼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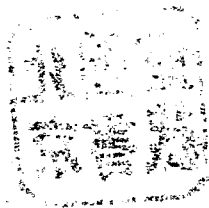
洞黑的山溝裏，望不見

寶貝在那裏喊

陰暗的山溝

陰暗的山溝裏

水夜流



馬石山在膠東牟海縣小區。三十一年十一月底，日寇以步騎萬餘之衆，採取了毒辣的「拉網戰術」，從我根據地邊緣逐步壓縮，最後重重包圍馬石山。被圍在內的有兩千餘民衆、地方幹部、傷病員及部分失掉聯絡的武裝同志和民兵。被圍者除一部由地方幹部與武裝同志領導民衆勝利突圍外，餘皆橫遭日寇慘絕人寰的血洗屠殺，雖手無寸鐵之老弱婦孺亦無一倖免，五百多具頭斷、洞胸、破腹、肢折的血淋淋的尸體倚仰蜷伏在山坡松林枯草溝壑之間。



# 孩子和炮彈

沙·  
萍·

太陽紅剛剛，

恐怖

籠罩了村莊，

鬼子來了，

孩子和

有病的父親，

來不及躲藏。

鬼子兵，

發着火。

孩子的房頂上

奔竄着火龍，

一切

陷入死亡之中，

閃亮的刺刀

穿過父親的心胸。

孩子

偷擦眼淚，

忍住

悲痛，

悲痛

迷不住

孩子的心靈，

「父仇！

怎能不報？」

沒槍，沒刀，

力薄，身小，

於是

像往日一樣

他轉遊到

鬼子住的街道，

傍晚，

他摸進

鬼子的房中，

抱出了

第一顆炮彈，

用衣服蓋着，

藏進地瓜窖。

接着，

又抱出了第二顆，

他，定了定心，

臉上

浮上了一層

輕鬆的微笑！

第二天

縣政府

送來了

兩顆炮彈。

縣長望着

孩子和他的莊長，

和藹，親切的

撫摸着孩子的頭，

像撫摸着

自己的兒子一樣。

緊緊的握着

孩子的手說：

「你真勇敢！

今年多大了？」

「十三。」

孩子羞怯的低下頭，

玩弄着衣角，

縣長要獎賞他——錢，

孩子說：

「錢？」

我不要，

我要跟着你抗戰！

縣長；

點點頭，

笑了，

孩子和莊長

也一齊笑了！

## 爸爸我守望着新糧

方

陽

爸爸！

我熟悉這一帶的田場，  
我守望着糧場裏的新糧，  
那裏有妹妹種的穀子，  
也有我種的一棵高粱；  
我天天和妹妹去看它，  
我天天和妹妹去澆水，  
我天天希望它快長大，  
長大了，來有吃有給養！

爸爸！

你看那地裏的高粱，  
比二孀家的綠竹還要粗，  
比大哥的身子還要長！  
那結滿了果實的穀子，

比黃金的顏色還要亮！

爸爸！

你看見了嗎？

那莖葉茂盛的大豆，  
那開滿黃花的花生，  
那拖着藤蔓的地瓜，  
那高過妹妹的芋蕪；  
長得多高多壯！

二叔說

自從八路軍到俺鄉，  
天也不旱，地也不澇，  
莊稼長得好，  
牲畜也興旺。

爸爸！

我要看着這一帶的田場，  
我要看着田場裏的新糧，  
再不能讓漢奸來搶掠，  
再不能讓鬼子來燒光！

我要和妹妹背着大刀去站崗！  
瞭望那遠處的路口，山上？  
不要有生人過來，  
不要有漢奸進莊！

# 黎明之歌

灑  
泉

## (一)

前面飛起了滿天的塵土，  
是誰的隊伍？

啊——這麼長又這麼威武！

看吧！

來了咱們的八路軍，

母親指着遠處，

願子騎着腳跟。

隊伍慢慢的從身邊流過，

戰士們，一個個

迎着朝陽，

露着笑臉。



(二)

想不到！

啊！想不到，

她正等待的，

會是立在眼前的英雄！

怔了，

她不敢相信，那是自己的兒子。

——記得當初在天福山頭，

才是十五歲的孩子

如今，

啊！如今

長高了，一把攀不著！

記得當初的天福山頭，

十幾個人——

赤手空拳，

啊！赤手空拳奪來了鬼子的槍炮，  
十幾個人變成了這雄壯行列。

六年，  
啊！僅僅六年，  
變了，  
——母親微笑着，  
握住了兒子的手。

(三)

「告訴你們的上級，  
我們不能再忍受了，  
六年，

啊！六年，  
我們受盡了人間的苦楚！

「交不上捐，  
爸爸押進了鬼子的牢獄；  
拿不上稅，  
賣掉了你的妹妹。

想想才幾天啊！  
四十畝地淨淨光；

想想才幾天，  
熱鬧的一家，  
只剩下我和你弟弟倆！」

辛酸塞住了她的喉嚨，  
淚水模糊了久別的身影，  
默默的互相對視着，  
三雙悲喜交集的眼睛。

「難過是沒有的！  
回去吧——母親！  
熬過了六年，  
再熬過今年，  
勝利的日子就在眼前！」

漫漫的長夜，  
困不住破曉的朝陽，  
重疊的山峯，  
阻不住我們的方向；  
等着吧！

祖國就要反攻了！

夕陽背着西山滾去，  
霞光吻着送別的人羣，  
吻着大地進軍的遠影。  
模糊了，  
模糊了，

一切景物都模糊了，

但是，

他們知道，

黑暗過去就是黎明。

# 民兵之歌

## (一) 離家出征

洋號「噠噠噠」，  
土砲「轟轟轟」，  
看咱民兵去出征。  
前頭大旗紅似火，  
後跟刀槍照眼明。  
一溜長蛇隊，  
脚下快如風。  
行李沉，  
彈藥重。  
兩膀有力能担承，  
担架挑子緊緊隨，  
出發參戰多光榮，  
鄉親送，

銘  
鉄

主力迎，  
家裏田地有代耕，  
放心大胆去爭英雄！

(二) 拆破戰

極地要數莊稼漢，  
打仗得靠主力軍。  
主力打仗百戰百勝，  
民兵跟上多高興。  
頭裏打開，後面佔領；  
主力向前，民兵紮大營。  
攻打圍牆使木砲，  
高高礮堡兩手平。  
地雷轟山寨，鹿柴用火攻，  
漢奸老窠拆破淨，  
叫它飛去難回程，  
叫它飛去難回程。

(三) 搜山

子彈上膛，

炸彈勾弦，

民兵搜山走的歡。

別放走敵人散兵，

得到武裝都屈咱。

拉拉網，

合合圍，

該咱掃蕩賊漢奸。

捉拿他的掉隊者，

解救他的傷兵員，

咱們更有力量，

鎮壓那些狗腿壞蛋。

看他們誰敢來搗亂！

看他們誰敢來搗亂！

#### (四) 武裝運輸

從後方的前方，

也從前方的後方，

咱們又作了武裝運輸員，

押解着俘虜，

不管官和兵。

運回勝利品一堆堆，  
帶回糧食一担担，  
誰來阻攔咱們的交通，  
咱們就把他打爛。

(五) 勝利回家

洋號『噠噠噠』，  
土砲『轟轟轟』，  
民兵得勝趕回程。  
心花放，  
熱血騰，  
勝利回家一身輕。  
一路村民依門望，  
小學排隊齊歡迎，  
開大會，  
演新戲，  
表揚獎勵發武器，  
人們誰不美英雄。



# 旅伴夜話

冠·  
西·

## ——悼一位民兵隊長——

半夜

星滿天

公路落在後邊的時候

我回頭望了望

夜色裏的蒙山

那上面

寂靜的閃着幾顆

賊亮亮的篝火……

送我過路的

是位粗大漢

他不時摸弄着

肩頭那『土壓五』的槍栓

我們吐了口氣  
把腳步放慢

「噯，伙計！  
你說的是不是

那閃着火明的山巔

（我們中斷的話又開始了）

他乾咳一聲

「噯，差不遠

那就是俺莊

民兵隊長的墳園

「提起他來

嘿！那一仗

又好像到了眼前

那天，才朦朧亮

鬼子二百多

包圍到了嶺前

「哨上！報告

隊長，打夢裏爬起來  
領着俺

南林裏打幾槍  
西嶺上打幾顆手榴彈  
他結實的囑咐俺

別怕

仗着地理熟

網密泥裏鑽

大夥都分散突了圍……」

一陣夜風掠過  
他緊了緊衣服

繼續說：

「機槍、小炮

打得到處冒煙

漢奸沉不住氣：

——天快亮了

怎末裏邊一槍也不還

領着幾個小鬼

摸進莊裏一看

他罵起來了：

——「喂？小舅子

也許是插上翅膀

上了天

除了一隻破鞋

躺在路上

半個民兵也沒見

正要搜索

「砰」！一槍

一頂鋼盔滾到路邊

還沒等着散開

打槍的地方

「轟隆」一聲

又摔出一顆手榴彈

小鬼正想跑

漢奸却在一個短牆根

朝着打槍的地方叫喚

「……………」

近前一看

小鬼笑起來了  
忘了剛被打掉的鋼盔  
也忘了炸在身邊  
的手榴彈  
——  
命令着漢奸：  
——去！去把他的拖來

一個受了傷的人  
閉着眼，  
倒在草堆後面  
一條「土壓五」  
槍口朝前  
丟在他的手邊  
漢奸一聲喊：  
——繳槍吧！朋友  
受傷的人  
笑了笑：  
——好，來拿吧

「……三十步，二十步，十步。」

已經到了跟前  
受傷的人

咬着牙

忽然

把手指往槍機上一扳

漢奸翻了個滾

死豬樣的仰面朝了天

——那是他

最後的一顆子彈

他是多麼興奮啊

他的聲音

差不多是忘記了夜間

「這位可敬的英雄」

「是誰呢？」我問

「俺那」

勇敢的隊長啊」

——他的聲音灑了

下弦月

掛出天邊

他默然了

我也默然了……

我們哀悼這

英勇的戰士

四三、八、一。

## 咱們都一樣

非  
平

紅日照紅了山崗，  
露水浸溼了衣裳；  
大清早，  
從哨上回來；  
路過一溜樹行，  
遇見了一位老鄉；  
年紀將近半百，  
頭髮差不多脫光；  
懷裏抱着一棵土槍，  
兩眼圓睜瞭望着前方；  
看不出半點疲勞，  
像年輕小伙子一樣。  
我問他：  
「辛苦了老鄉！」  
他點了點頭說：



「咱們都一樣！  
咱們都一樣！」

## 在山的這邊

良，  
平！

雖然相隔着——

敵人，

僅僅是一道山嶺，

在山的那邊，

還是被設下着屠場，

那裏在燃燒着，

血腥的火焰；

但是，

在山的這邊，

却保全了完整的——

田園；

在這邊，

老的小的，

強的壯的，

已經把幾千條心兒，

結成一團。

當紅日滿染着

山巔，

他們肩着鋤頭

到南山，

山歌夾着愉快，

憤慨，

「我們是莊稼人呀！」

噯……………」

他們唱；

清歌伴奏着，

涓涓的山泉。

那裏是崗哨，

在——

注視着東邊的山路——

險要的一條……

不，

還是在西邊——

那大路

會是鬼子的路綫。

「不怕！

假若一旦來了，

隨時的，」

他們說：

「隨時的，

我們打着麻雀戰，

看，多麼厲害！——

我們的手榴彈！

轟轟轟！

我們會幾次的

叫他們滾蛋。」

當紅日已落向

西山，

這時他們

剛用過晚飯，

「康切康切」

俱樂部活躍起來，

那裏在聚集着，

幾十個青年，壯年，老年。

「排吧！」

先排「三塊錢」。

最窮得積極的，

是那位年青的導演

「害美？」

害美就是封建！」

連張老頭都在鼓勵着，

那位女演員。

「我們爲的是

對待那狼心的鬼子，宣傳；

決不是點着油燈開玩。」

雖然相隔着——

敬八，

僅僅是一道山嶺，

在山的那邊，

還是被設下着屠場，

那裏在燃燒着

血腥的火焰；

但是，  
在山的這邊，  
却保全了完整的  
田園；  
在這邊，  
老的小的，  
強的壯的，  
已把幾千條心兒，  
結成一團。

# 家庭會議

——記勞動模範王興彩——

他從山上回來，  
放下鋤

拍拍身上的土，  
說：

「都來！

咱開個家庭會議，  
訂出計劃來，  
看看怎麼辦

咱也來個比賽！」

「家庭會議」

就像這樣的字眼，  
咱們聽都沒聽過；

高  
比

可是，  
就在咱們的鄉莊裏，  
腳底下却真成了真窩！

於是——：

鍋屋裏走出了老娘，

老娘呀！

白髮蒼蒼，

像是有點不懂；

也像有點感傷，

但，

總遮不住

她老人家喜得慌，

也真是啊！

一輩子裏

那會這樣！

老哥哥也吸着烟袋

走過來，

雖然都坐在一起，

却不是吃飯；



是開「家庭會議」！

他像是個主席：

「人家黨同志的，

教給咱，

教咱好好種地，

好好生產，

這都是爲了咱自己，

咱真得好好幹！」

老娘說：

「兒啊！

打從前清家，

咱還沒有這樣逼，

別的事我雖做不了，

餓猪餓鷄，

可總累不着！」

老哥哥說：

「我也有個計劃：

腿腳不濟不要緊，

拾麥就算我的活！」

他說了：

「對！」

這回該我了！

我比您都壯，

春上

我多開幾畝荒；

秋天多打幾斗糧，

再種上點蕎麥，

也好養老娘！」

阿狗的媽，

剛剛熄了鍋底火，

揉着眼睛

也跑過來：

「俺怎樣——」

三天紡上一斤紗，

賺了錢

也好做件新衣裳！」

……

老娘笑開了臉：

「唉！

這麼說，

咱的日子  
可真越過越強！」

像是主席在作結論，

他說：

「是啊！」

這都是人家教給咱的。

——八路軍，共產黨！」

四圍：一·六●

## 鄭秀蘭

南·  
刃·

太陽爬上東山，

山路上來了鄭秀蘭；

鄭秀蘭小妹妹，今年才十三；

她走到我面前，拔去我的鋼筆蕊：

「同志，鋼筆我看看。」

她一轉身就跑上東山，

我在後面喊：

「鄭秀蘭！鄭秀蘭！別把鋼筆弄爛！」

她一聲不響，

我心裏好爲難。

太陽照着東山，

山路上跑下鄭秀蘭；

她跑到我面前，拿出帶紅套的鋼筆，

風吹動套上的紅線；

我凝視着紅綢的筆套，看着她微笑的臉，  
她轉身慢慢走上東山，

我心裏像有很多話，口裏却難開言，  
我只能跟在後面喊：「鄭秀蘭！鄭秀蘭！」

一九四四、四、五，于瀋北。

## 是誰救咱翻了身

情·  
孫·

我問你：

是誰翻了身？

是咱！窮光蛋。

爲啥？

那二年，

咱靠僱身子吃飯，

成天價，

和東家的黃牛犍伙伴。

一天到晚，

兩頭不見太陽，

累酸了胳膊，

累酸了腿，

零散了骨頭板，

就讓你累的一頭栽倒地裏，

那是活該，看誰管？！

「上工東家就給訂好了合同，

一不准進客屋，

二不准在東家險前抽烟，

就算是遇到東家二歲的娃娃，

也得喊「小叔」。

不然你就得滾蛋，

一年五頓麵，

一天三頓飯；

晚飯稀糊塗，

早飯，午飯吃老繆，

一年幹到完，

兩串青銅錢，

一年幹不完，

就算你白幹。

如今

年頭大變，

人場裏

咱能出頭露面，

大會裏

咱也能提提意見，

自己的官自己選，  
那二年餓的皮包着骨頭，  
這二年吃得腿粗腰圓，  
不管他從前多麼厲害的土閥王，  
如今都得給咱退租，  
還咱們的地。

你看

三五年的工夫，  
咱饒了：

一隻大牝牛；

又生下一隻小黃犍。

你猜：——

是誰教咱翻了身，  
是誰救了命！



# 無人區復活了

玉  
華

## ——一個老農的自述——

記得年輕的時候，  
家鄉住在沂河頭，

——臨朐的米山下。

那肥沃的田野啊！

活像一疋疋的錦綢；

那肥沃的田野啊！

却被財主們所佔有。

咱窮光蛋

只憑一條身子，

賣着苦力混口飯。

那年九月初，

秋風捲來了惡魔，

開來一羣青色的隊伍。  
青牌上掛着「省政府」，

（沈鴻烈的省政府）

走起路來挺胸脯，  
說起話來咕嚕嚕，  
看起來像個大派頭，  
做起事來却隨處！  
他給黑霸撐起腰，  
富的更加富。  
窮的餓的哀哀叫！

那年鬼子來掃蕩，  
沈鴻烈溜跑了，  
吳化文接了防，  
都說他是中央的新四師，  
却和鬼子通了氣。

從此，

米山跟下更遭殃，  
要錢要給養，

還要漂亮的花姑娘；  
桑樹砍下做鹿柴，  
房尾拆去蓋碉堡，  
蠶兒死了，  
牛羊沒了，  
地也荒了，  
誰家鍋裏還冒烟，  
就得給他拿給養。  
人們吃着野菜，  
啃着樹皮，  
省出糧食去還賬。  
欠賬沒有還完的時候，  
賣出孩子去頂上；  
孩子們不值錢，  
破上臉皮賣姑娘；  
姑娘背上插着小紅旗，  
母親的眼睛淚汪汪！  
集上走過兩三趟，  
買主還是土霸王，  
忍痛撒手不同頭，

換來二升粗糧當給養。

「你是吃的俺那連心肉啊！」

——死二黃！——

母親望着炮樓低聲罵：

「總有一天和你算老賬！」

吳化文帶來了災荒，

人們一個個躺下。

爺爺，媽媽，孩子，

一個一個又一個；

一家一家又一家；

剛死的還有人掩埋，

後死的却沒有人去拾！

能走的偷偷逃到根據地，

爬不動的只等死。

屍體爛了，

老鼠吃了肉！

狐狸啃骨頭！

房裏主人死沒了，

漢奸還要進來搜。

那綠油油的田野啊！  
那稠密的村莊啊！  
如今變成無人區！  
黃蒿淹沒了大路，  
屍骸住滿了山狼。

前年，

春風吹來了好消息，

山前開來了八路軍。

漢奸趕跑了！

喘喘的病人，

個個僥門祈禱。

人們抹着眼淚，

爬着趕出來，

拉着同志們的手，

連聲的叫着「救命人」！

八路軍來了，

「無人區」復活了……

放糧，貸款，施藥，

半死的人救活了。

農民們扛着鋤頭去開荒，  
壯年們舉起刀槍保家鄉，  
要讓漢奸算清！

今年的春天，  
米山上的桑根發了芽；  
田野上的苗兒又青青；  
農民們集體幹活，  
牛羊又成羣。

人們歡笑了，  
歌聲到處唱：  
「復活的無人區啊！  
人們把身翻，  
有吃又有穿啊！  
共產黨救了俺！

# 毛澤東的旗幟

沙·虹·

## ——讀「論聯合政府」詩草——

(一)

捧讀你的報告，  
傾聽你的教導，  
你的話

宛如湖水一樣冷靜，  
好像火簇般的熱情，  
每一個字句發出親切的語聲，  
激盪着人民的心胸，  
我們廣闊的受難的土地，  
迴響起無邊的歌聲，  
你的手舉過頭頂，  
是那樣的從容而鎮定，  
暴風吹倒了古老的松柏，

但不能把你的手臂擡動，  
你的手舉過頭頂，  
向前方指示着，  
中國人民的萬里前程！

二

同志們，  
兄弟們，  
姐妹們，  
擦亮被火藥熏黑的眼睛，  
向前面看哪，  
毛澤東的旗幟，  
在隊前飄展，  
人民的大軍，  
開往前線，  
炮火無情的在身邊瀰漫，  
毛澤東的理想，  
向我們作着誘惑的招喚，  
前進吧，  
親熱的伙伴們，



緊臥在祖國的土地上，  
瞄準你手中的步槍，  
聽，大地的心臟在跳動，  
可愛的子彈呼嘯着，  
去追逐敵人的生命，  
我們的大隊走向故鄉，  
毛澤東的旗幟，  
在烟霧中飄揚，  
刺刀插在敵人的胸膛，  
復仇的喊聲震撼着戰場……

(三)

毛澤東的旗幟在哀歌中飄展，  
我們的大隊走過先烈的坟前，  
蒼鷹巡邏着曠野，  
白楊高唱着烈士們的志願，  
戰馬突然仰天嘶鳴，  
閃爍的刀槍發出鏗鏘的聲音，  
我們英勇的祖先，  
依然守衛着莊嚴的城堡，

他們拾起故國的武器，  
只輕輕的說：

「勇敢的孩子們，

我們復活了……」

就跳上自己的戰馬，

向前疾馳而去……

我們追隨着偉大的祖先，

毛澤東的旗幟迎風飄展，

災難給人民以智慧，

鮮血給人民以勇敢，

大地呼喚着百年的志願，

孩子們永遠記得——

那慘痛的一九二七年！

(四)

同志們，

兄弟們，

姐妹們，

我們的大隊，

越過高山，

我們的旗幟，  
掠過平原，  
我們的土地要翻身，  
我們的城市將重建，  
我們驕傲的行進，  
假如有人要問，  
就回答他：

「我們是毛澤東的人民！」

(完)

## 編 後

爲了對幾年來文藝創作的回顧和檢閱，幷作爲新的前程的鼓勵和啓發，我們編選各種文藝選集。

關於詩歌方面，我們僅就手頭所得的一百多首之中，選了三十多首，分編成三個集子。第一集以「楊清法」爲題，包括四篇較長的詩作；第二集以「在山的這邊」爲題，包括十四篇較短小的詩作；第三集以「海上英雄」爲題，包括揚帆同志及賈霽同志的十幾篇詩作。

在數量上說來，自然是很微小的，但在質的方面來說，我們覺得是頗足珍貴，並值得介紹的。

我們的詩人在戰鬥中，分佈在各個不同的崗位上，以他們的實際的閱歷而呼籲、控訴、歌頌。

呼籲爲祖國的自由奮勉向前！

控訴敵僞頭的慘絕人寰的暴行！

歌頌爲千萬人熱愛的農民領袖！

歌頌爲千萬人敬佩的抗日英烈！

歌頌人民的翻身、進步、豐足和無限的歡活。……

在這兒難以找到「無病呻吟」，也難以找到「內心的低迴」之類的個人的感情的抒發；有的

是活生生的場面和感人的事實。

在這兒也難以找到所謂華麗的詞藻，和使人難以捉摸的深邃的詩情，有的是質樸的語言和明朗的風格。

自然，這些詩作也還有不少的弱點，因為我們的詩人都是十分年青的。他們都急需廣大羣衆的關心、教養和培植，同時更渴望着解放區以外的真正的詩人和文藝先進的指導、提攜。同樣，對於抗戰文藝選集的編輯工作，也渴望着熱心文藝的各界人士的幫助和指正。

編者

一九四六、七月、臨沂。

# 在山這邊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出版

每冊北幣 元

著者  
出版者  
發行

良平編  
山東新華書店  
山東新華書店  
總店：臨沂東大街  
分店：膠東、渤海、魯中、魯南  
分城：日照、莒縣、莒縣、泰安  
諸城、東海、竹園、十路  
新鎮

2  
724

25007

4/10-134